

碎琼乱玉剑



独孤红武侠专辑

上

碎琼乱玉剑

上

独孤红系列⑤ / 中国电影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碎琼乱玉剑/独孤红著. - 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 1997. 10
(独孤红武侠专辑)

ISBN 7-106-01201-7/I·0127

责任编辑:文 楠

封面设计:刘文兴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

碎琼乱玉剑 (独孤红)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开本 24印张

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10,000册

ISBN 7-106-01201-7/I·0127 定价:29.80元

大师独孤红近照



台湾新派武侠小说作家,本名李炳坤,1939年生于河南开封。1963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,曾任中学教师、广播记者等职。

在学生时代,独孤红酷爱古典文学,在好友卧龙生的启发下,尝试撰写武侠小说,以一部《满江红》一夕成名,轰动台港之后,相继出版《武林正气歌》、《玉翎雕》、《武林春秋》。

独孤红作品,到一九九七年三月,共六十四部,最新的九部,因笔法和创作不同,前五十五部以武打历史为主,后九部以喜闹爱情为题材,把独孤红新派武侠推向最新的高潮。

前 言

台湾新派武侠小说作家，本名李炳坤，1939年生于河南开封。1963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，曾任中学教师、广播记者等职。

在学生时代，独孤红酷爱古典文学，在好友卧龙生的启发下，尝试撰写武侠小说，以一部《满江红》一夕成名，轰动台港之后，相继出版《武林正气歌》、《玉翎雕》、《武林春秋》。

独孤红作品，到一九九七年三月，共六十四部，最新的九部，因笔法和创作不同，前五十五部以武打历史为主，后九部以喜闹爱情为题材，把独孤红新派武侠推向最新的高潮！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97年6月于北京

内容简介

一天，古城岳阳出现五位神秘人物，他们分别为圣手观音花不败，武当掌门玄青、少林方丈慈渡、秃鹫飞鹰帮帮主白尚霄及丐帮传功长老习玉展……

月黑风高，四大剑王，四丧其三，殒命于君山香竹山庄……

十多年风风雨雨，四大剑王之传令狐孤长大，江湖顿时陷入腥风血雨之中……

恩仇交织，爱恨交集，伴随而来的是死亡、伤痛、金钱及美女……

最终，令狐孤查出了当年香竹山庄惨案的主使人，圣手观音花不败，但后者却告知他一个天大的秘密……

哇噪！娇娇弱女，何以一统江湖？

当令狐孤发现惨案的真凶竟是自己一位最亲近之人时，却身中剧毒，与对方双双倒下……

哇噪！奇奇奇，悬悬悬，险险险，一觉醒来怀八胎，欲知情节如何，请看我碎琼乱玉剑。

目 录

- 第一章 大腕齐聚岳阳城 (1)
- 第二章 四大剑王困君山 (47)
- 第三章 荒夜女鬼桃花运 (84)
- 第四章 居心叵测阴风扇 (142)
- 第五章 亦男亦女阴阳人 (187)

目 录

- 第六章 夫唱妇和砸破 (235)
- 第七章 半夜遇鬼跌深涧 (280)
- 第八章 母女吃醋为一夫 (328)
- 第九章 桃花运到险又险 (388)
- 第十章 翻瓶倒醋妒红颜 (431)

目 录

- 第十一章 花花武神新传人…… (478)
- 第十二章 人心不古空长叹…… (525)
- 第十三章 丰乳肥臀玉体横…… (572)
- 第十四章 争风吃醋打破坛…… (620)
- 第十五章 香消玉殒斩凶顽…… (666)

第一章 大腕齐聚岳阳城

岳阳城，是通往洞庭湖的水陆要道，城内繁华，闻名两湖，声达川折。

城北有一家客栈，叫“三醉归”。

该客栈兼理食宿，故而平日里旅客、食客纷至踏来，各种人物，应有尽有，上至达官显贵、巨贾豪商，下至贫民寒士、走卒贩夫，正可谓鱼龙混杂，三教九流，无所不容。

这一日，客栈的酒店中人满为患，顾客突然比平日多了一倍不止。

多出的顾客全是新面孔。

但酒店的执事却不管新顾客的来历如何，心想今日可发了利市，当下喜气洋洋，只管调派人手，购货的购货，烹制的烹制，迎客的迎客，忙得不亦乐乎，团团转。

到了午时光，酒店的门帘被挑开，一位衣着寒酸、白面净脸的年轻人走了进来。

酒店的伙计见这人年轻人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，年纪又仅只十六七岁，料到油水不大，便上前打招呼，欲将他引入酒店的西厅。

只因该酒店西厅的顾客多是贫寒之徒，不比东厅厢房，那里雅净、豪华得多，其顾客通常是富贵之辈。

这年轻人身无长物，唯独手中拿着一柄三尺剑，闻得伙计招呼他人内，不知为什么，竟涨红了脸，口中嗫嚅道：

“在……在下来贵店并非是想用膳的，而是……想卖……卖剑的。”

酒店伙计一皱眉头，望了他手中的三尺剑一眼，冷冷道：

“敝店只招待饮酒用膳的客人，阁下若是要卖剑，不妨到城中的集市去，也好卖个好价钱。”

年轻人的脸色愈红，十分不安的说：

“在下已去过集市，站了半日，也未寻到买主。在下心想，来贵店饮酒用膳的顾客多是有钱之人，故而……”

“哇噪！”伙计听明白了，不耐烦地打断说：

“废话少说！阁下可是看在本店的顾客多是有钱之人，便想来揩油水，拿一柄破铁烂剑混骗他们？阁下最好断绝此念，回家再做发财的春秋美梦吧！”

年轻人又羞又恼，低声辩解道：

“在下这柄剑是家中的祖传宝剑，若在往日，是决计不会变卖的，只是目下家中发生变故，在下不得已而为之，还请小二哥说话留几分神，休要让他人起了起生误会。”

酒店伙计哪里肯听他辩解，起高腔说：

“话不中听，阁下尽可以出去，耳不闻，心不烦。请便吧，本店还要做生意！”

眼见年轻人站着不动，竟走上前伸手去推人。

忽听一旁有人喝道：

“他奶奶的小二哥，进门都是客，你动手动脚赶人家走，好没道理！喂，那小公子，你过来，让大爷看看你的剑”

酒店伙计与年轻人闻言都是一怔，转眼看去，才发现不知何时，已有五人从东厅厢房里走出，正站在大堂中。

这五人中，当中的一人是位妖艳的少妇，柳腰蛇身，桃脸杏腮，美目流盼，摄魂勾魄。

左首第一人是位道士，身形精瘦，高而挺直，颌下留着三绺黄须，神情凄苦而冷寞。

右首第一人是位身披红色袈裟的和尚，身材魁梧，高鼻方口，宝相庄严。

左首第二人是位俗装中年汉子，身着黑袍，右肩上绣着一只白色秃鹭，目光阴鸷，游移不定。

右首第二人是位身着锦衣的老者，白发赤面，绿眉黄眼。

很显然，当酒店伙计欲赶走年轻人之时，这五人耳尖听见了，于是走出东厅厢房来察看，而方才那番话语则正是出自排在右首第二位的俗装中年汉子口中。

随着中年汉子的喝叫，西厅里也走出两人来，前面的一人身着紫袍，面容威猛，神情刚毅，象是一位英武豪士，后面的一人身着紧身短打，虎头虎脑，看上去多半是前面那人随从。

但紫袍人瞥了一眼这五人后，脸色微微一变，立刻附耳

吩咐了身边的随从几句，而后悄悄退回西厅中去。

那年轻人见这五人或僧或俗，来路不明，念头转过，不想招惹他们，于是推辞道：

“各位大师，各位道长，佛门道门中人，戒嗔戒怒，戒斗戒杀，只怕你们拿去在下的剑看了也无用处，这剑还是……”

止言不语，后面的话不用说出，其意已明。

妖艳少妇娇笑一声，嗲声嗲气说：

“哎哟，小兄弟，我们不见得都是佛门道门中人呀，看看你的剑，又不是用剑杀人，有何不可？”

俗装中年汉子冷笑道：

“这年头，酒肉和尚、风骚道士多如牛毛，只要凡世红尘中不戒的，他们一律不戒，就算我们穿着袈裟、道袍，也用不着遵守什么清规戒律。小兄弟，你不必多说，今日我们非要看看你的祖传宝剑，若真是锋利好使的话，便买回去，杀几个人，岂不痛快？”

胖大和尚眉头微微一皱，双手合十道：

“阿弥陀佛！剑随人愿，若能杀死坏人，免除劫难，普渡众生，确实未尝不可。”

锦衣老者冷哼了哼，斜视胖大和尚一眼，以示不满。

精瘦道士脸上殊无表情，仍然是一副无动子衷的模样。

俗装中年汉子嫌胖大和尚过于谨慎，瞪眼道：

“大师说话无须遮遮掩掩，似我们这等人，杀几个人如

同杀蚂蚁一般，要找什么借口？”

说罢，大步向年轻人走去。

妖艳少妇见状，娇面上抹过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。

但那年轻人听了这几人一番话，情知他们并非善良之辈，早已心惊胆颤，这时眼见俗装中年汉子走了过来，愈加害怕，身不由己向后退去，却不料右手五指一松，手中的祖传宝剑竟被俗装中年汉子夺了过去。

俗装中年汉子毫无顾忌，“呛啷”一声抽出宝剑，凑近眼前谛视。

紧跟着，堂内其他人也走上前围观。

那紫袍人的随从心中好奇，本想一道上前观看的，但忽然想起了主人的吩咐，只得停下脚步，站在原地不动。

众人看时，那宝剑两刃如削，锋锐毕现，其剑身通体银白，转动时可见碧光闪耀，可感寒气扑面，端的是一柄真正的宝剑。

俗装中年汉子屈指一剑身，耳闻“嗡嗡”的响鸣，颇觉满意，点头道：

“好剑！本大爷愿出五两纹银。”

锦衣老者从东厅厢房出来后一直未说什么话，这时似乎终于忍不住了，插话说：

“剑是不错，但五两纹银也太贵了，三两碎银足矣！”

只不过两人的开价都有些离谱。

妖艳少妇笑道：

*****⑤碎琼乱玉剑*****

“你们不要欺侮人家小兄弟，依我看来，这剑起码值十五两纹银。”

说话时，冲着年轻人望，如同很公道一般。

不料那年轻人竟连连摇头说：

“只怕你们几位都不识货，在下这祖传宝剑削铁如泥，吹气断发，若非目下家中遇急，五百两纹银也是不卖的！”

话落，众人齐齐面色一变。

锦衣老者率先“嘿嘿”冷笑两声，沉声道：

“小子！你是卖剑呢，还是真正混骗来了？不要以为我们都是三岁孩童，吃着奶头还看不清老娘的老脸！”

俗装中年汉子不屑道：

“打发他五两银子，我们拿了剑走！”

年轻人慌了神，急道：

“既然各位不识货，在下也不想卖剑了，请将剑还给在下！”

妖艳少妇吟吟笑道：

“识货不识货，怕也不能凭你小兄弟一人说了算，这样吧，三五两碎银少得太可怜，五百两纹银多得太吓人，不妨还是以我出的价钱为准，就十五两银子成交。”

年轻人伸手想取回俗装中年汉子拿着的剑，一面口中道：

“既然如此，在下也不说你们不识货了，只是不愿再卖剑，请将剑还给我！”

俗装中年汉子将手中剑往后一摆，不让年轻人抓住，笑着说：

“剑在大爷手上，你不愿卖也得卖！”

年轻人情知对方人多势众，又会武功，心急之下额头都冒出了汗珠，几乎带着哭腔道：

“剑是我家的，你还给我！你还给……”

恰在这时，骤听一人冷笑道：

“你们不识货，还强卖强买，这光天化日之下，没有王法不成？”

众人愕然，回头看去，只见说话人是一位身穿对襟短棉袄、腿裹高腰白袜、足踏厚底布鞋的红脸汉子，他脚下有一挑挑子，右为一大木箱，左为一卷大布囊。

这红脸汉子来得突然，众人都未看清他是如何进店来的。

但退回到西厅门侧的紫袍人一发现他进来，却眼睛倏亮，精光一闪即失。

年轻人见红脸汉子替他打抱不平，抢上前说：

“这位大哥说得好！在下家住本城城西的西长街，虽非出身豪门巨富，但家中尚有一间店铺、几幢房屋，日子倒还过得充裕，只是近日家父得了一种急症，请郎中开药配剂极是费银，前后几次下来，便把家底折腾光了，在下无奈，只得带着家中祖传宝剑来变卖，打算卖得银子，继续替家父治病，不料这位大师、道长、爷们和小姐不识货，硬要低价强

买，大哥请评评理，这剑该不该还给在下？”

红脸汉子道：

“有眼珠的都看得见，小哥这剑显是剑中上品，百年难遇，当值八百两纹银以上，他们应该将剑还给你！”

那紫袍人闻言心中徒起不安，心念电转间，终忍不住再次从西厅中走出，叫过他那虎头虎脑的随从，附耳低言几句。

那随从听罢，马上点点头，以示会意。

紫袍人轻轻吁了口气，依然退回西厅中。

这一切，都在无声无息中完成，躲过了众人眼光，唯独精瘦道士心中警觉，若有所感，忽然回头向后看了一眼，似乎看见一个人影退回西厅中，当即微微一怔。

俗装中年汉子打量了眼前的红脸汉子一番，又望了望他脚下的挑子一眼，料定他必是一个脚夫，却插进来打抱不平，不禁又好气又好笑，叱道：

“你奶奶的臭脚夫，凭什么说这剑是剑中上品，百年难遇？快说出个理由来，不然的话，爷爷今日剥了你的皮！”

红脸汉子大怒道：

“王八蛋！理由多得很，你大爷偏就不说出来，看你拿你大爷怎么样？这兵荒马乱的，便是寻常的刀剑也不下五两银子，你却说这剑只值五两银子，又有何理由？”

妖艳少妇不料红脸汉子如此不怕事，一面紧盯着他从头到脚打量，一面心想：